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奉天靖難記 第四卷

三十五年正月甲申朔，李遠至蕪城，果遇德州賊將都指揮葛進領馬步一萬餘為前鋒，步兵過滸沱河，遠乘其半渡，率所部進擊之。賊見遠軍少，斂退下騎，繫於林間，步來接戰。遠伴卻，賊來追，乃分兵潛出其後，縱其馬，遂奮擊之。賊退已失馬，遂大敗，斬首四千餘級，溺水死者甚多，獲馬千餘匹，葛進僅以身免。捷至，上以璽書勞遠曰：「將軍以輕騎八百，出奇應變，破賊萬人，功亦偉哉！萬古名將不能過也。所部將士能奮忠效力，建功於歲首，宜加褒寵，前鋒交戰都指揮下及軍校皆陞一級。」戊子，遣都督朱能率輕騎一千哨至衡水縣，遇賊哨兵，與戰，斬首七千餘級，獲馬五百餘匹，生擒指揮賈榮等。乙未，師由館陶渡河，上見一病卒臥於地，命以所乘從馬載之，左右曰：「從馬病卒豈得乘之？」上曰：「人命至重，馬豈貴於人乎？今病卒不能行，不以馬載之，則遂棄之耳。戰用其力，病而弗顧，是愛人不如愛馬也，寧輟馬以乘之，卒既獲濟，馬復何損？」將士聞之，莫不感悅。

丁酉，至舊縣，攻拔其城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生擒其守將。戊戌，攻拔東平，擒指揮詹璟。庚子，攻拔汶上，擒都指揮薛鵬。辛丑，上飭將士曰：「孔子之道，如天之高，如地之厚，如日月之明，參贊化育，師表萬世，天下非孔子之道無以為治，生民非孔子之道無以得安。今曲阜闕裡在焉，毋入境，有犯及一草木之微者，殺無宥。鄒縣孟子之鄉，犯者罪如之。」庚戌，攻拔沛縣。癸丑，大軍至徐州。（「大」字下原有一「將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刪。）

二月甲寅朔，不聞賊軍消息，上遣胡騎指揮款台領十二騎，馬皆有副，回覘消息。款台至鄒縣，遇賊運糧軍三千餘人，款台等鳴鑼大噉，馳入其陣，呼曰：「大軍且至，不降者死。」賊眾奔潰，遂擒千戶二人而歸。知賊軍至濟寧，上曰：「款台以十二騎而破賊軍三千，誠壯士也。宜紀其勳，以俟陞賞。」甲戌，駐營於徐州東北，賊堅壁不敢出。上欲移軍南行，諸將曰：「各營軍士多出取糧，今起營，恐有後至者，城中遙見，出兵掩襲，非便也。」上曰：「卿等無慮，我以計破賊，要使一人行，賊不敢輕犯。」乃伏兵於九里山，先藏百餘騎於演武亭，令數騎來往城下誘之，且戒之曰：「爾等在城下解鞍息馬，示以安閑，若賊不出，謾罵以挑之，賊必怒而逐，爾可按轡徐行，引其渡河，即舉砲，我放兵馳擊之，賊眾必懼，急回渡河，惶惶之頃，必成擒矣。」數騎如上旨往來城下，賊不敢出。乃焚其廬舍，大罵之，徐發一矢射城上，至暮則去。明日，復如是。賊不勝憤，果開門以兵五千追而渡河，砲響伏發，上以數騎出西門斷其歸路，腹背夾擊之。賊眾奔潰，急爭橋，橋壞，墮水死者千餘人，斬首三千餘級，餘賊狂奔入城。後單騎往來城下，賊竟不敢出矣。己卯，上戒將士以外祖徐王之鄉，墳在是，禁毋侵擾，違者不宥。遣都指揮李讓致祭於徐王墳，以鈔萬錠賜王親族。

三月甲申朔，大軍自徐州趨宿州。上語諸將曰：「賊躡我後，（「躡」原作「雖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吾欲攻而破之，要使賊心目眩亂，不知所出。」乃留都指揮金銘將遊騎哨景山，戒之曰：「賊軍且至，見爾孤軍，必來追襲，爾列隊徐行，乍進乍退，賊疑爾為誘，必不敢進。我今都指揮冀英先將數騎隔河按伏，覘爾渡河，賊來追躡，英即舉砲，必疑有伏，乘其孤疑，眾已渡矣。」銘在後，果遇賊兵萬餘，逡巡進退，引軍臨河，賊眾來追，冀英連放數砲，賊即欲退，欲佈陣，（原無「欲」字，「布」原作「步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、改。）眾皆紛亂，銘遂渡河來會宿州。後賊見無多兵，惟銘百騎，深悔失計。上曰：「賊墮吾計矣，指日可以擒之。」辛卯，大軍至蒙城。壬辰，駐營渦河，諜知賊將平安領馬步四萬為前鋒。上曰：「今賊來躡我後，以計致之，不勞力而收效。會河林樹叢茂，堤岸深隘，賊疑有伏，淝河川平樹少，賊必不疑，可以按兵。」上命漢王守營，親率精騎二萬人，持糗糒三日，至淝河按兵，（「按」原作「接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去大軍百餘里。上敕軍士彩炬，列之於道，屬於大軍營。戒候者曰：「縱火者與賊大戰也，一火舉，餘燎相應，賊見必以為大軍，則膽落矣。若小戰勝賊，火不必舉也。」按甲數日，俟賊不至，糧且盡，諸將咸請回軍。上曰：「更待一二日，賊必至。」明日，諸將又請曰：（原無「日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「即今馬無芻藁，士無糧食，是未遇敵而先自困也。」固請回軍。上曰：「賊引眾遠來，銳意求戰，彼諜知大軍南行，必襲我後。若敗其前鋒，則賊眾奪氣，譬之利兵，挫折鈍鏑，其刃自鈍。我按甲於此，以待賊至，姑少待之。」日暮，令胡騎指揮款台領數騎往哨。是夜四鼓，款台回報，賊軍離淝河四里下營，已聞其更鼓聲，旦必至。上曰：「賊入吾彀中矣。」黎明，胡騎都指揮白義、王真，都指揮劉江各將百騎以迎之，戒之曰：「爾等各將兵，緣路按伏，賊若駐兵不動，先以十餘騎掠其營而過，侮詈以挑之。若賊來追，慎勿與戰，爾且引卻，漸與所伏兵合。賊懲前日不追金銘之失，必窮力來逐。爾等亟回，引入我伏內，彼急追二十餘里，人馬疲乏，折箠以笞之，賊眾成擒矣。」上又令王真等縛草置囊中，若束帛狀，載馬上，遇賊來追，則棄之於地。日午，王真等與賊遇，賊將平安語其眾曰：「此遊騎也，亟擊之，勿使得脫，毋蹈景山之悔。」乃舍步卒，率騎兵疾馳來追。王真等佯走，棄馬上物於地以誘之，賊眾見之，果來追，競取所棄物，急奔二十餘里，入我伏內。伏發，賊眾大驚，欲回走，馬皆疲敝，策之不動，皆下馬羅拜請降。時平安以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坡，上以數十騎當之。火耳灰者，我舊胡騎指揮也，因前取赴京師，為賊裨將，素號驍勇，持稍直趨上前，相拒十餘步，胡騎都指揮童信引弓射之，中其馬，馬踏，火耳灰者墜跌，遂生擒之。其麾下哈三帖木兒亦驍勇，見火耳灰者被擒，持稍衝突來救，復射其馬，人馬僕，併擒獲之。時欲生致平安，安已變服以數騎走。餘賊奔遁，上率兵追之，斬首數千餘級，獲馬八十餘匹，生擒賊驍將林帖木兒，（「驍」原作「騎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降者皆遣之。時諸將叩頭賀且謝曰：「臣等自今不復更料事，如臣所言，則失此機會，罪無所逃。」上笑而諭之曰：「卿等謀非不善，而事或有相乖，無苦自貶抑，但有所欲言即言之，勿懲偶不中而遂默，安危與卿等同之。」諸將皆稽首而退。釋火耳灰者等，令其帶刀宿衛，左右諫曰：「此雖舊人，素號驍勇，久居賊中，其心難測，不宜置之左右。」上曰：「非爾所知，彼皆壯士，況有舊恩，今復生之，必知所報，毋用懷疑。」遂以水耳灰者為都指揮，哈三帖木兒為百戶。

甲辰，遣胡騎都指揮薛脫歡領軍哨宿州，擊破賊軍，斬首五百餘級，降者釋之。丙午，上語諸將曰：「我師深入，利於速戰，今賊兵駐宿州，積糧為持久計，若擾其餉道，賊眾餓窘，不戰自潰。」命都指揮劉江將兵三千往徐州斷賊糧道，趨趨不進，上怒，欲斬之，諸將叩頭固請，乃得釋。別遣都指揮譚清領兵百餘騎斷賊糧道。清至徐州，遇賊運糧軍，即擊敗之，斬首無算。循河而南，（「循河而南」，「而」原作「西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至淮河五河，緣水陸燒賊運糧船車不可勝計。清騎回至大店，遇賊軍，清騎少，賊眾圍之，清且戰且行。上遙見清旗幟，即引兵馳援之，出入賊陣，斬殺數十百人。火耳灰者從上出入，手殺十餘人以自效。賊勢披靡，清引眾突圍而出，與上騎兵合而擊之，大敗賊眾，殺死無算。賊漸移兵，欲南遁，上以騎兵躡其後，行止常距十餘里。

丁未，遣都督陳文、李遠哨淮河，擊敗賊守淮河軍，斬首千餘級，獲馬五百餘匹，幾奪浮橋。

丙寅，大軍綴賊至小河。上語諸將曰：「賊勢窘迫，必求一戰，我據險以待之，使進則搯其吭，退則拊其背，不日之內，賊可擒矣。」乃令都督陳文、內官狗兒斷水為橋，先渡步軍輜重，騎兵隨之，橋當衝要，守之可以困賊。丁卯，賊軍佈陣十餘里，（「布」原作「步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張左右翼，緣河而東，上率騎兵與戰，賊騎敗走，步軍復來爭橋，陳文殺敗之，追奔渡河，後軍來援，陳文戰役，賊眾皆過橋佈陣。漢王帥都督張武、內官狗兒領虎賁士自林間突出擊之，與上騎兵合，大敗賊眾，斬首二萬餘級，溺水死者不可勝計，屍填於河與橋平，人馬皆乘屍而走，生擒賊將丁糧、朱彬。賊軍據橋南，我軍據橋北，相持數日，賊糧盡，卒採野菜而食。上曰：「賊眾餓甚，今與相持，彼居南岸，便其饋餉，更一二日，運糧稍集，賊眾得濟，難以破之。」乃留守橋千餘人不動，潛移大軍輜重東行，去賊軍三十里，夤夜渡河而南，繞出賊後。賊始不知，翼日乃覺，引軍復來相對。甲戌，大軍駐齊眉山，與賊大戰，自午達酉，兩無勝負，各領軍還營。明旦，賊領眾遁，會大霧，賊迷所向，旋繞山麓，日午，霧散，上引兵追襲，不十里，已及之，賊眾大驚，遂掘塹自守。賊所至掘塹築壘，或通宵築掘，將成，明旦起行，遂棄而往，虛勞人

力，士卒苦不能堪，故遇戰即敗。上行師不壘壁，但分佈隊伍，列戟為門，敵不敢犯，故軍士常得安閑，人人自便。每駐營，輒與諸將馳獵以觀地勢，（「與」原作「語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或有所獲，悉推與將士。每拔一城，破一壘，府庫所藏，皆以頒賜，故將士樂於為用。

乙亥，諸將請曰：「今我軍深入，與賊相持，盛夏行師，兵法所忌，況淮土蒸濕，暑雨又作，我軍畏熱，儼生疾疫，非我之利。今小河東平野多牛羊，二麥將熟，糧食充足，擇地駐營，休息士馬，觀釁而動，萬全之道也。」上曰：「卿等所見，拘以常算，非知通變者也。夫兩敵相持，貴進忌退，今賊眾屢敗，心膽俱喪。況糧道匱乏，士有菜色，日夜待餉，眾志蕩離，亡在旦夕。我所以引其南來者，賊軍多南士，久勞於外，孰不思家？若大敗之後，各歸故土，豈復能合。一渡小河，懈我士心。矧賊糧餉已達淮河，相去不遠，藉使得濟，其氣復振，難以久持。乘彼餓疲，截糧道，可以坐困，不戰而屈之。我軍深入，利已在我，不可少緩，容賊為計。」諸將言多二三，惟朱能、鄭亨言合上意。上曰：「有欲渡河者從左，不從者右。」有數人立於右，餘皆左立，獨王忠立於中，上怒曰：「欲渡河者，任其所之。」於是諸將無敢復言。

丙子，上語諸將曰：「賊糧且至，慮我擾之，必分兵往護，其半堅壁自守，因其兵分勢弱，我大軍彈力事之，賊力不支，必棄糧而潰，營中若出為援，我乘破竹之勢，賊有土崩之患。」乃遣朱榮、劉江等領輕騎往截餉道，戒之曰：「若賊眾，爾等且戰且行，以撓其力，慎勿與鏖戰。漸近，可馳來報。」時賊將何福等欲移軍就糧，上率大軍與賊相連綴，晝則令遊騎擾其樵採，夜則使勇士劫其營，賊眾不得休息，饑疲日甚，乃分兵護糧，上亦不解甲者數日矣。丁丑，賊眾移營靈壁。己卯，都督朱榮來報，賊運糧者五萬，平安率馬步六萬護之，結為方陣，負糧者居中，去其營二十里。上命虎賁士萬人絕賊壁，間遣賊援，命漢王伏馬步數萬林間，俟賊戰疲，突出擊之。上親率大軍往逆之，賊眾來接戰，以騎兵夾擊之，左右馳射，矢注如雨，賊人馬辟易。縱步軍橫貫其陣，斷而為兩，運糧者皆棄而走，賊陣大亂，斬首萬餘級，乘勝追擊，殺死並降者復萬餘人，盡獲其糧餉軍資器械。何福等出壁來援，虎賁士與戰，稍引卻，漢王率眾突擊之，上還兵掩擊其後，賊腹背受敵，力不能支，遂大敗，俘斬無算，獲馬五千餘匹。何福等以餘眾走入營，塞壁堅守。是夜，謀為遁計，上見其塞壘門，語諸將曰：「賊塞門者何也？」諸將曰：「固守以待援也。」上曰：「不然，賊欲鑿壁多危突門，夜墜之而出，衝劫我營而遁，須慎防之。」已而獲賊諜者，言果如上所料，嚴兵待之，賊不敢出。庚辰，先是，何福等與我事相對，深溝高壘，欲運糧實其中，為持久計。至是軍敗，糧食不給，軍心離散，乃下令期旦聞砲聲三震，即突圍出走，約聚於淮河就糧。辛巳，上以大軍攻其壁，令漢王率諸將先登，軍士聞之，即蟻附而上，我軍三震砲，賊眾誤為己砲，急趨門走，門塞不得出，營中紛擾，人馬悉從壁上亂投而下，須臾濠塹皆平，遂破其營。生擒賊將左副總兵都督陳暉、右副總兵都督平安、右參將都督馬溥、都督徐真、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，內官四員，禮部侍郎陳性善、大理寺丞彭與明，欽天監副劉伯完、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，獲馬二萬餘匹，降者無算，盡散遣之，皆歡聲動地曰：「太平太平，吾屬自此獲安矣！」何福單騎脫走。初，破賊壁，上屢傳令不許殺人，殺人者就令償命，由是將士不敢妄殺。王子，遣都指揮費獻等送陳暉等回北平。

五月癸未朔。己丑，大軍至泗州，指揮周璟初等率眾以城來降，上問景初曰：「未攻城而先降，何也？」景初曰：「此有僧伽神最靈，臣等禱於僧伽神曰：『降與守孰吉？』夜夢僧伽神告臣曰：『兵臨城，速降則吉，不降凶。』是以即降。上曰：「人心之靈，妙於萬物，爾先覺，故神亦告。」陸景初等爵各有差。是日，上謁祖陵，涕泣曰：「橫罹殘禍，幾不能見陵寢。荷祖宗神靈，相祐予躬，今日得拜陵下，霜露久違，益增感愴。」時父老詣軍門來見，賜以牛酒鈔，慰勞而遣之。

辛卯，賊將盛庸領馬步數萬，戰艦千艘，列於淮河南岸，我軍列於北岸，與賊相對。上命軍士艤舟縛筏，揚旗鼓譟，指麾若將渡河。賊彷徨（&-RX;戚）踰，手足無措。上命丘福、朱能、狗兒等將驍騎數百人，西行二十里，泛小舟潛濟。賊初不覺，漸近賊營，遂舉砲。賊驚動，福等率眾徑突其陣，賊眾投戈棄甲而走。盛庸股戰不能上馬，舍騎而趨，足不成步，幾為我軍所擒。其下掖而登舟，遂單舸脫走。乃盡獲其戰艦，濟師，駐於南岸。是日克盱眙。

癸巳，上召諸將圖所向，或曰：「先取鳳陽，則彼援兵路絕，遣師徑趨滁州，以取和州，集船渡江，別遣一軍，西擣廬州，直出安慶，則長江之險已為我有。」或曰：「先取淮安為根本，次下通、泰、高郵，以迄真、揚，得此可以渡江，無後顧之虞。」上曰：「鳳陽雖當衝要，其樓櫓堅完，所守既固，非攻不下。然金陵所在，大軍屯駐，恐震驚陵寢。淮安高城深池，積粟既富，人馬尚多，攻之不下，曠日持久，力屈威挫，援兵四集，非我之利。今乘勢鼓行，直趨揚州，徑指儀真，兩城軍弱，可招而下。既得真、揚，則淮安、鳳陽人心自懈，我耀兵江上，聚舟渡江，東取鎮江，連收常州，並舉蘇、鬆以及江浙，西下太平，撫定池州，迤於安慶，則江上孤城，糧斷援絕，豈能獨守？必有內變，吾於此時索取奸惡，事窮勢迫，無能復匿之者，必有縛獻軍門者矣，（「必有縛獻軍門者矣」，原無「者矣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吾得之而甘心焉，以報父皇之讐，雪國逼之恥，保社稷於幾危，拔諸王於困苦，可指日收效。如諸公言，是或一道，未免迂遠。」諸將稽首頓服。

乙亥，遣都指揮吳玉招諭揚州。先是，揚州衛指揮王禮聞大軍將至，議欲舉城來降，鎮守指揮崇剛、御史王彬執王禮等繫獄。至是，吳玉來招諭，禮等王宗與千戶徐政、張勝率舍人吳麟等數十人出王禮等於獄，執指揮崇剛、御史王彬，開門出降。庚子，大軍至天長，王禮等縛崇剛、王彬赴軍門來見，上曰：「爾等心懷忠義，執縛姦黨。全城來降，爾意既厚，吾報爾亦必不薄。」上至揚州，陸王禮等為都指揮同知，其餘秩有差。遂命王禮同都指揮吳庸等率馬步數百人諭下高郵、通、泰諸城，併集舟以備渡江。壬寅，高郵等指揮王傑等率眾來降，陸傑等為都指揮同知，餘以差受秩。

上振旅江北，時諸姦惡皆求出城，謀為苟活計，都城空虛，上下震悚。允熉乃下罪己之詔，遣人四出徵兵。蘇州知府姚善獻言云：「有蘊文武才略可濟急危者，置之散地不用，今事勢狼狽，宜速招之。」問其人為誰，不言其名。再三詢之，乃曰：「黃子澄也。」議將召用，方孝孺從中沮之。既而復召，久不見至。方孝孺憾曰：「宋齊丘何不來耶？」其意指黃子澄也。方孝孺乃謀曰：「事已急矣，可用計使緩之。曷遣人許以割地，少延數日，我倚長江之險，舟楫非北軍所長，速往東南召募壯丁，決戰江上，勝敗未可知。」允熉善其言，乃遣慶成郡主渡江至軍，（原無「軍」字，「成」原作「城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、改。）上見郡主慟哭曰：「父皇陵土未乾，我兄弟已見殘滅，忍心如此，其何以堪？我不圖更有今日，（「不」原作「初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今與郡主相見，有如再世。」郡主聞上言，泣下露襟，悲不能止。上問：「周、齊二王安在？」郡主言：「前蒙遣書欲復各王爵，周王方得召還，但未復王爵，仍拘之。」上曰：「荼毒我兄弟至此極耶！」言訖，益歎歎不勝。郡主徐以割地講和為請，上曰：「吾受命皇考，封建茅土，且不能保，割地豈其本心哉？此姦惡繆計，欲以見欺，焉可為信？我此行在誅姦惡，以清朝廷，奠安社稷，保全骨肉，事已，欲得故封幸矣，餘非所望也。」郡主語塞，乃勞遣其還，上謂郡主曰：「好語諸弟妹，久不相見，欲得少敘天倫之樂，未知能如所願否？幸自愛。」時方孝孺延頸以望。謂其計必行。及郡主歸雲不從，（原無「雲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乃失色。人問其計安出，揚大言曰：「長江可當十萬兵，江北船已遭人盡燒之矣。北來軍士，豈能飛渡？況天氣蒸熱，易以染疾，不十日，彼自退。若渡，祇送死耳，何足以當我舟師。」其言謬妄，識者笑之。

六月癸丑朔，都指揮吳庸等集高郵、通、泰船於瓜州。甲寅，上祭大江之神，祝曰：「予為姦惡所迫，不得已起兵禦禍，誓欲清君側之惡，以安宗社。予有厭於神者，使不得渡此江，神鑒孔邇，昭格予言。」乙卯，誓於眾曰：「群姦搆亂，禍我家邦，扇毒逞兇，肆兵無已。予用兵禦難，以安宗社，爾有眾克協一心，奮忠鼓勇，摧堅陷陣，斬將奪旗，身當矢石，萬死一生，於今數年，茂功垂集，在戮力渡江，剪除奸惡，惟慮爾眾，罔畏厥終，債厥成功。夫天下者，我皇考之天下，民者皇考之赤子，順承天休，惟在安輯。渡江入京，秋毫無犯，違予言者，軍法從事。於乎！惟命無常，克敬其常，爾惟懋敬，乃永無咎。」先是，賊將盛庸駐軍於高資港，緣江上下二百餘里，盡列海船嚴備。至是，上率師渡江，舳艫相接，旌旗蔽空，戈矛曜日，金鼓震地，微風飄揚，長江不波，乘潮而渡，若履平地。緣江備禦海船軍士，遙望皆驚愕不敢動。漸近岸，盛庸整陣以待，上麾前鋒鼓譟先登，繼以精騎數百直衝盛庸軍，（「繼以」原作「先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賊眾震懼，奔潰上山，棄戈甲而走，追奔數十里，斬首數百餘級，盛

庸單騎遁，海船將士皆解甲釋冑來降，人陞二級。

戊午，諸將言欲徑薄都城，上曰：「鎮江為咽喉之地，若城守不下，往來非便，譬之人患疥癬，雖不致傷生，終亦為梗。先取鎮江，斷其右臂，則彼勢危矣。」眾唯唯。上令所降海船皆懸黃旗於上，往來江中，鎮江城上遙見旗幟皆變，驚曰：「緣江海船已降。」於是指揮童俊等率眾來降，陞俊為都指揮僉事，其餘降者俱陞一級。庚子，大軍駐龍潭。上顧望鍾山，愴然下淚，諸將請曰：「今禍難垂定，何以悲為？」上曰：「吾異日渡江入京，既見吾親，比為奸惡所禍，不渡此江數年，今至此，吾親安在？鍾山孝陵在焉，瞻望雲霄，有懷考妣，是以悲耳。」諸將聞上言，皆感泣數行淚下。

辛酉，允炆知緣江海船皆已降，又聞鎮江降，憂鬱不勝，徘徊於殿廷之門。方孝孺稱疾不起，遣人強之問以計，孝孺曰：「今城中尚有勝兵二十萬，城高池深，糧食充足，盡撤城外民舍，驅民入城，足以為守，城外積木，悉運入城。」允炆從其計，乃役軍民商賈及諸色人匠，日夜拆屋運木，（原無「屋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盛暑饑渴，死者相枕籍，勞苦不勝，嗟怨之聲盈路，咸引領以望上至，曰：「何不速來，以解我勞苦。」城外積木既多，疲於搬運，縱火焚之，連日不息。先是，城崩，役軍夫修築，將成，而他處復崩，連連不已。軍民運磚土，累月不得休息，怨曰：「此去不遠，何不使來？來則有此而登，我即解散，胡使我勞苦至此極耶？更遲來數日，我皆為鬼矣。」民之望上以解倒懸，甚於饑渴。

方孝孺復言：「前遣郡主未能辦事，今以諸王分守城門，遣曹國公、茹尚書、王都督往龍潭，仍以割地講和為辭。以覘其虛實，且待援兵至，選精銳數萬，內外夾擊，決死一戰，可以成功。設有不利，即輕軻走蜀，收集土馬，以為後舉。」允炆然其計，乃遣李景隆、茹常、王佐至軍門。李景隆等見上俯伏，汗流浹背，不敢仰視。上曰：「勤勞公等至此，雅意良厚。」李景隆等再三叩頭，不能發一語。久則以割地講和為請，上嘆曰：「公等今為說客耶？始者未有釁隙，欲屠滅諸王，加我大罪，遂剷除名爵，貶為庶人，以兵圍逼，雲以大義滅親，必欲絕我宗祀，今日救亡不暇，何用割地為？況割地無名，我皇考定天下，一以傳於子孫萬世，疇敢分之？裂土割地，此亡國之緒耶，孰主張是，其罪當誅。今來為安社稷，保骨肉，復父皇之讐，能悉縛姦惡，付諸法司，使得數其罪而誅之，以謝孝陵，釋天人之怒，整肅朝綱，徐聽指揮，俾回故疆，實出望外，豈可以土地見啗也。（「豈可以土地見啗也」，「啗」原作「陷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我不即入城者，正為此耳。」乃遣李景隆等歸。李景隆見允炆，以上語對，允炆曰：「不欲割地，計將安出？」李景隆曰：「必得所罪者，然後可以退師。」乃令李景隆再出城，且言：「有罪者俱竄逐，今無在城，請退師，後執來獻。」用是往返以稽其事。李景隆等不敢出，請拘留京諸王偕行。

癸酉，諸王來見，上愴然曰：「吾為姦惡所逼，危如累卵，今幸見骨肉，奸臣謀為不軌，欲次第見傾，若落穀中，則覆諸弟如巢鷄耳。」諸王曰：「我等拘來在京，慄慄度日，舉動得罪，幸大兄至此，宗社之靈也，我等可以少寬矣。」乃宴勞遣歸。諸王歸城，允炆知事急，乃罵諸姦惡曰：「事由汝輩而起，今皆棄我而去，賣我者汝輩！」惟長吁而已。

甲子。上下令禁戢軍士，破城之日，不許侵掠，乃徧揭榜，（「乃徧揭榜」，「乃」原作「仍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安撫軍民。時方孝孺建議堅守不出，遣間諜齎蠟丸四出促援兵，皆為我遊騎所獲。乙丑，剋金川門，按兵而入，城中肅然，秋毫無犯，市不易肆，民皆安堵。上慮允炆害及周、齊二王，各遣騎兵千餘馳往衛之。周王初不知為大軍，倉卒惶怖，已而知上遣人救之，乃喜曰：「我得生矣。」遂來見上，大哭，上亦哭，道傍觀者，愴然下淚。周王曰：「奸惡屠戮我兄弟，賴大兄救我更生，今日相見，真再生也。」言訖，復痛哭不止。上慰止之，與周王並轡至金川門下馬，握手相勞苦。上曰：「身遭厄禍，無所容生，數年親當矢石，瀕於萬死，不圖重見骨肉，今與賢弟相見，皆賴天地神明，宗廟社稷，父皇母后陰翼默相，乃得至此。」周王曰：「天生大兄，戡定禍亂，以安社稷，保全骨肉。不然，則皆落奸惡之手矣。」諸王及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來朝。允炆欲出迎，左右悉散，惟內使數人而已，乃嘆曰：「何面目復相見耶？」遂闔宮自焚。上見宮中煙起，急遣中使往救，至已死矣。出其屍於火中，上嘆曰：「小子無知，乃至此乎？」

時有執方孝孺來獻，上指煙燄處謂方孝孺曰：「今日使幼君自焚者，皆汝輩所為也，汝死有餘辜。」方孝孺稽首折哀乞憐，遂命收之。上慰遣周王歸第，分命諸將守城及皇城。是日駐營龍江，乃遣人佈告天下。各據招募壯丁，聞上已剋京師，皆解散。及有嘯聚欲為亂者，斂戢曰：「真主已出，毋徒取滅亡耳。」

上諭京師文武臣民曰：「我皇考封建諸子，鞏固邦家於萬年，罔有攸斁。予奉守北藩，祇慎厥職，毋敢或怠。不圖幼主昏憤，奸臣竊柄，殘害骨肉，煽禍興兵，虐戾下民，逼迫予躬，以危社稷。予不得已，以兵拯難，剪除奸兇，以寧家國。師入京城，有罪者予不敢赦，無罪者予不敢誅，恭順上天，以行弔伐。或有小人乘間生事，擅作威福，劫奪財貨，快聘私憤，虐及無辜，必殺無赦。於戲！兵以定亂安民，豈敢擾之哉？告爾有眾，體予至懷。」時卒有取民履者，即斬以徇。上用兵號令嚴明，信賞必罰，分合應變，機智如神，臨敵對陣，意思閑逸，從容自如，及至決戰，氣勇兼溢。然不避勤勞，與士卒同甘苦，每食，士未食不先食，遇渴，士未飲不先飲。大戰數十，小戰無算，必先陷陣，未嘗被創。自大將而下及於旗校，悉識其能否勇怯，臨陣指使，各盡其用。有先退者，輒呼其姓名，以故人人爭先，（「以故人人爭先」，原少一「人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不敢後。俘獲敵將，置於左右，任之不疑，人心悅感，皆欲奮力自效。凡經營謀畫，咸出上心，至於攻城略地，指授諸將成算，從上所言，無不獲勝。苟有作聰明自用者，必無所成。然後嘆上之神算無遺策也。故能以少勝眾，不四載之間，掃除姦惡，內平禍難，奠安宗社，成克復之功。

丙寅，諸王及文武群臣請上尊號，上曰：「予始逼於難，誓救禍除姦，以安天下，為伊周之助，不意孺子無知，自底亡滅。今奉承洪基，當擇有才德者，顧予菲薄，豈堪負荷？」諸王及文武群臣咸叩頭苦請曰：「天生聖人為社稷生民主，（「主」原作「者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，（「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」，原無「今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生民者太祖之生民，天位豈可一日而虛？生民豈可一日無主？況國有長君，社稷之福。殿下為太祖嫡嗣，德冠群倫，功施於內，威被四海，宜居天位，使太祖萬世之洪基，永有所托，生民永有所賴，不宜固讓，以孤天人之心。」上不許。

丁卯，諸將上表勸進曰：「臣聞鉏姦去惡，式揚神明之謀；附翼攀鱗，蚤際風雲之會。功光前烈，德冠中興。恭惟殿下文明武英，寬裕仁孝，為太祖之嫡嗣，實國家之長君，天生不世之資，民仰太平之主。（「民仰太平之主」，「主」下原有一「時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刪。）曩姦惡逞毒肆兇，禍既覃於宗藩，幾欲傾於社稷，集天下之兵以相圍逼，使國中之眾不能逃生。乃赫怒而提一旅之師，遂呼吸而定九州之地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實由天命之有歸；綏斯來，動斯和，爰見人心之所在。今內難已平之日，正萬方欣戴之時，宜登宸極之尊，以慰臣民之望。臣等忝隨行陣，仰仗威靈，素無遠大之謀，竊效分毫之力，雖不敢冀雲臺之圖像，實欲慕竹帛之垂名，謹奉表以聞。」上不允。

戊辰，諸王上表勸進曰：

天眷聖明，宏開景運，群姦既去，宗社永安。恭惟大兄殿下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禎祥昭應於圖書；堯舜之德，湯武之仁，勳業夙彰於海宇。邇者儉邪構禍，毒害宗親，謀動干戈，幾危社稷。乃遵承於祖訓，聿奉行於天誅。赫一怒而安斯民，備文王禮義之勇；不四載而復帝業，經世祖中興之功。武以剪戢，克全皇考之天下；文以經緯，聿明洪武之典章。實天命之所歸，豈人力之能強？願俯徇於眾志，庶永紹於洪基。惟我諸弟，誼重天倫，情深手足，荷蒙拯溺，得遂生全。祇逐龍輿，蚤正天位，庶皇考之天下永有所托，四海之赤子永有所歸，幸鑒微忱，毋煩謙讓。無任激切之至，謹奉表以聞。

上不允所請。是日，文武群臣復請上尊號。上曰：「昔元運衰微，四海鼎沸，強弱相噬，百姓無主。天命我皇考平定天下，以安生民，勤苦艱難，創造洪基，封建子孫，維持萬世。豈意棄臣民之日，體猶未冷，而姦邪鞠兇，禍起不測，圖滅諸王，以危社稷。予以病軀，志耗力疲，惟欲高枕，以終餘年。姦邪一旦起兵見圖，令人震懼，不知所為。群臣告予曰：『太祖皇帝創業艱難，陵土未乾，而諸王見滅，寧能束手受戮，以棄我社稷乎？』予徬徨無措，顧望求生，而天下之兵日集見逼，形勢之危，猶側立於千

仞懸崖之上，而推使其下也，可為悚懼。勤苦百戰，出萬死一生，志清姦惡，以匡幼衝，其乃殄絕於今，（「其乃殄絕於今」，原無「其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遂自焚殞。群臣勸予即位，予思天位惟艱，有如幼衝，弗克負荷，幾墜丕圖，非虛為謙讓，（「非虛為謙讓」，原無「讓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誠思皇考創業艱難，欲推擇諸王有才德可以奉承宗廟者立之，主宰得人，天下之福，予雖北面，且無憂矣。」群臣稽首固請曰：「殿下德為聖人，位居嫡長，當承洪基，以安四海，雖謙德有光，復誰與讓位且天命所鍾，孰得而辭？殿下宜蚤踐大位，使民臣有所依憑，毋遜碩膚，以虛天下之望。」上固辭，不允。

己巳，上謁孝陵，欷歔感慕，悲不能止。禮畢，攬轡回營，諸王及文武群臣備法駕，奉寶璽迎上於道，（「奉寶璽迎上於道」，原缺「上於」二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遮上馬不得行，上辭讓者再三，諸王及文武群臣跪拜擁上登輦，上曰：「諸王群臣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，然宗廟事重，予不足稱，今為眾心所戴，予辭弗獲，用循眾志。」遂詣奉天殿，即皇帝位。諸王暨文武群臣上表稱賀。是日，京師人民歡聲動地。初，允炆起兵時，有道士謠於途曰：「莫逐燕，逐燕日高飛，高飛上帝畿。」（「高飛上帝畿」，原無「高飛」二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已忽不見，人不知其所謂。至是上即位，方知其言驗云。

壬申，命有司備禮葬允炆，上輟正朝三日。

甲戌，上諭群臣曰：「我皇考建造洪基，垂法萬世，為子孫計，思慮至周。不意幼衝信任姦回，悉更舊制，使天下臣民無所遵守。予荷天地庇祐，皇考休蔭，統承天位，恪守成憲，凡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，悉復其舊。爾群臣尚竭乃心力，弼予於治。且人之才識，所至不同，或長於此而短於彼，苟於事或有誤失，則明以告予，予不汝責。若隱而不言，日久覺露，情同欺罔，法則難容。夫慎終必先謹始，省己在於存誠，始終靡愆，咎何由至。每觀前代君臣不謹於始，鮮克有終。予念君臣一體，故披露赤心，叮嚀告戒，爾等其欽承予意。」

乙亥，各處守城及有司次第來朝。

丁丑，執姦惡齊泰、黃子澄、方孝孺等至闕下，上數其罪，咸伏其辜，磔戮於市。

上得群臣所上允炆謀策，即命焚之。有請上觀者，上曰：「一時之言，不必觀。」復有言：「允炆所用之人，悉宜屏斥。」上曰：「此皆我皇考數十年作養人材，豈二三載所造就？」言者又曰：「雖仍其官，不宜置之要地。」上曰：「治天下者必資賢才，天之生才以為世用，凡有才能者，隨器任使，共理天工，烏得而棄之？」（自「丁丑」至「烏得而棄之」兩段原在「甲戌」條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在「乙亥」條下。）

七月壬午朔，有事於南郊。大赦。改元，以明年為永樂元年。